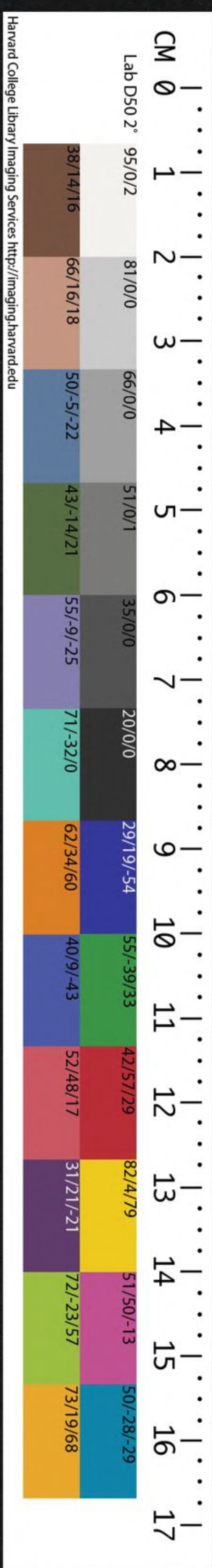


T 856 / 443 / 2 (2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同大全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辟世之賢者師摯入

按此篇見仁賢出處各有不同然皆偏於一邊惟聖人可仕則仕可行則行亦以見聖人之時而非羣賢之所可及也且其周流道左倦倦斯世之心又有見於出處之表者尤足以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氣象矣○無可無不可自是此篇一大眼目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語類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曰着去。○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為囚奴，做人不成，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為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為囚奴，如何更可以諫？

與大全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去。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

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蔡虛齋曰：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疾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了，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之期亦只此為據矣。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辨，按只是無私而當於理，便是仁。向使微子不為存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蔡虛齋曰：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疾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了，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之期亦只此為據矣。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辨，按只是無私而當於理，便是仁。向使微子不為存

宗祀則去之便是私心微子不是商之元子則去之亦不當理惟是元子自合下當去去之全為宗祀之存亡非為一身之禍福更有何私心此所以去之為仁也三句只微子之去難說若箕子比干只合苦諫其子非是定要奴比干非是定要死只聽紂教他如何耳後來適着箕子奴比干死他兩人心只是聽則易位是三仁所行之外又有一種道理但其忠君愛國之心表裏無憾則同謂之仁矣○箕子比干或問要亦不敢為據為並存之○學曾問武王克殷微子抱祭器造軍門其事是否恐去之可歸周則不可曰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斷無絕先朝宗祀之理微子也是諒得武王心觀其獨抱祭器造軍門則只是要守此先王祭器耳豈是以祭器獻之於周乎至固縛御壁之說朱子亦嘗辨之矣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與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

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適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

語類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紂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倖存。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下半處最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倖狂。而心却守得定。○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他分上大節目處。有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

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續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足易。簣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在得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各自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拂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拂則似有所拂而實無所拂。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人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

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拂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蔡虛齋曰先儒非有所為而為之意。看來孔子本意未及此。○呂晚村曰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並理皆仁也。

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迺王子

弗出我乃顛倒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
 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
 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
 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
 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
 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
 之理未便見能全其心之德然反覆看他去奴死皆
 是惻怛皆出至誠則全其心之德亦可矣此註所
 以下而有以三字也○學曾問朱子謂比干不止是
 一事之仁又曰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何以因一節
 而概生平曰本文仁字自是下得重了若忠若義尚
 是一偏若仁則自是心德之全非表裏粹然並此
 仁許之若他事不能表裏粹然並此事也必有縫罅
 處今此一事已洞徹是仁
 了故終身大體皆可知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
 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
 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
 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
 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
 所以屢黜而至於三者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
 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
 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
 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蓋
 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蓋

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語類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帶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個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行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

同大全魯齋黃氏曰：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誅士，皆掌獄詞者。○張南軒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隘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爲聖人之和也。

按本章自重他和中，有介意不重說他偏於和而有不恭意。○觀惠言何必去父母之邦，只父母之邦

四字見他不但和而介而倦倦宗國更有一番道理。在。○柳下惠最簡傲。伯夷之望望然去令人受得柳下之由由與偕却令人受不得如此章之言。以直道自任介也。三黜不去和也。而以爲直道事人使焉往不三黜。枉道事人便不必去。父母之邦把天下人一眼就覷定了。蓋煞是好枉惡直一流令人煞甚難當。若孔子斷不如此。魯不用且再看衛衛不用且再看齊。所以終身皇皇卒老於行而不恤也。下章紀孔子事。記者想是此意。○看來聖人取人最寬恕自家時中之行。他人如何盡得。如三仁也取。柳下之和介也取。降而楚狂沮溺丈人等聖人亦未嘗從而非之。至論逸民之行。但說我則異於是。未嘗置一貶辭。可見人只要自做得一個是。記者並取而折衷之。乃愈見聖人時中之善耳。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雖強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語類

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不過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同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

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彈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責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為為聖人之去。有係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

異 大全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

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蔡虛齋曰。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為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假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如何說不係待之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豈止專承吾老矣一句。朱子所以取程子之言。置在圈外耶。○當時只待以季孟之間。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未決於去也。惟不能用之言。既出。孔子復何俟哉。此所以果於去也。

辨 按章首記者。書法下齊。景公待孔子。曰。七字。則便不是。而語孔子。史記自悞。程子謂以季孟之間待之。

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

語類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正如不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障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賢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

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關。

附 朱子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

同 全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餽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誨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雙峯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個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于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于桓子三日不朝亦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蔡虛齋曰當用孔子時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按就魯君臣當下說只是簡賢棄禮不足有為故孔子之行見幾而作就齊人深謀說則非徒以聲色熒惑其好賢之心必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事且中以不測之禍也故魯論但書桓子之受與三日不朝而不更推彼婦出走之事要之見幾而作之中亦自包含此意矣。○只受女樂而不朝自當去原不致膳肉事聖人却要以為微罪行故有意討此事故朱子謂設若致膳亦必別討事故者正見聖人見幾之決而存心之厚也。○時解謂桓子始用孔子者以被陽貨之囚而勢浸弱也繼因孔子墮三都張公宰不

川三家欲去孔子而無由適齊歸女樂故文之以簡於任賢急於聽政之意使孔子自去耳非徒貪聲色而然也愚見此附推深太過要之墮費之後不計墮憾桓子想窺見聖人意思亦不欲用孔子故孔子決然便行不然魯父母之邦女樂不可受必須直告之豈得不一言而急於去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

同者也。

語類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國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比例論也。○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陣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靈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慙慙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下絕人迹。

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林次崖曰接輿是迎其車輿也。歌而過孔子言迎孔子之車歌而行過之也。

輿大全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

辨按既隱士又道途卒遇記者何從知他姓名如掌門便稱晨門掌封疆便稱封人荷蕢即以蕢名荷蓀即以蓀名今過車即以接輿名不過記者以隱傳隱豈必當日探索採訪其姓氏而後記之也乃高士傳中謂楚狂姓陸名通字接輿其附會不通為何如也。即下長沮桀溺亦斷非隱者姓名以車從車名以水從水名皆記者以意名之耳。次崖說近是。○今

從政者尚危殆不安。又何必出而欲從政乎。不是以指夫子。

今之從政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辨按孔子欲與之言雖不知所言如何要以接輿之歌辭味之以鳳比孔子聖人之所不居也往不可諫來有可追聖人亦無庸破他其吃緊諷孔子只在已而二句彼以己為安從政為始是不知聖人不已之心與聖人從政非死而可以轉始為安之用也故註以為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必欲與聖人言又必不欲聞聖人言所以為任所以為果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同大。全。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林次崖曰沮溺二人竊意與楚狂丈人皆不知姓名曰長沮曰桀溺記事者加之以名耳沮者沮而不出也溺者沉而不反也

辨按先有下問津事許多問答記者已得其為人因水而借意以名之曰長沮桀溺耳若以此為穿鑿非當日記者意則何以迎車者之名即從車近水者之名即從水耶况歷驗之丈人晨門等皆然不得更據他說○孔子過時不知其為隱者也使問津自是迷津常事出於無心不料沮溺有意相譏耳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辨 樹長沮既知為孔丘。又須審一番。果為魯之孔丘。乃可反唇相譏。○沮溺雖隱者。然必見聖人行踪。與尋常不同。故不告以津。而反問其人。及得其為人。便以是知津。譏之。分明不知。却做定聖人知。不但不告以津。渡之事。正深厭問津之人。最嚴冷。亦最窄狹。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覆種

也。亦不告以津處。

或問 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今日誰可以易之。又曰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則皆不主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誰字之為何人也。

同 大。全。雙。拳。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

易 已。所。為。言。其。徒。勞。耳。

辨 樹長沮只是不與聖人言。絕之之意。最偏。桀溺既說聖人誰與易。又說子路不當從辟人。言語委折。畧覺近精。故虛齋謂其語意較從容得多也。○迷津。是何等。律。迫。沮。溺。問。答。是。何。等。優。游。終。不。告。津。正。使。聖。人。遂。窮。知。返。記。者。復。記。耨。而。不。輟。一。句。言。外。傳。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桀溺是正指水之滔滔而言。天

下計是是字。即指滔滔之水。此時桀溺蓋因水在而前遂作當境指點。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卒，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或問：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

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與。○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呂晚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聖人易天下之心，即

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為。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

辨按鳥獸不可同羣二句。破他與其從辟人之士二句。天下有道二句。破他天下皆是誰以易之。誰以易之。誰字。便視天下無可與之人。是。人。不。可。與。鳥。獸。反。可。與。矣。聖。人。概。之。曰。斯。人。之。徒。一。徒。字。便。是。萬。物。一。體。無。不。在。者。氣。象。鳥。獸。但。不。可。同。羣。耳。即。盡。物。之。性。鳥。獸。咸。若。亦。到。底。不。可。同。羣。此。中。自。有。差。等。在。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

也

同呂晚村曰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想出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來。

辨按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便知丈人自食其力之意。如魏詩所咏伐檀之君子。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今相類。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辨按丈人詞氣嚴直。而舉止之間。頗有德者。子路雖心知其為隱。然不可早露出隱者來。下止宿行告後

聖人方嘆其為隱者而使子路反見逐層看去乃有滋味。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也。

辨按止宿時子路竟無一言尚待反見于此知子路之局於丈人此亦不是丈人有甚籠蓋子路處只此雞黍家風二子肅客平平常常無甚特異驚人處了路何從而以此臣之義告之也不夫子明其為隱者而使之反見便是聖人有意接引丈人而丈人知子路必來故先去之是其高處即是其果處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密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

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或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行，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

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

語類：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微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除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而是截斷，只見一邊。○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
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
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相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
非義。

附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
言之。則趨而辟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
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
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于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
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
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
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待者。若謂其無故而
隱。則危邦濶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
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
知所謂無可者矣。而不知所謂無不再者也。故其規
模氣象。不若聖人遊世也。若以索隱行。惟視之。愚意

不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彼
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蓀。亦非中行之士也。

同大金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卽以爲夫子之語。

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

之意無疑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偕而

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

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若

臣之義。皆天敘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

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

所蔽。故一得。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

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

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倫

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

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

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

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

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

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

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愆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新安陳氏曰。大倫。備于伍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

與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昔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本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蔡虛齋曰。按朱子小註。說義字亦太偏。於去就上說如此。則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去就之義也。似亦難說。恐未可據。但要得義字意思在。蓋君臣主義。便理是如此。味集註自見。初不主去就說事之可。否就行事說。身之去就。就進退說。○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

辨按因丈人見其二子。是知長幼之節。故即以前所明者。曉之。非謂他只知長幼之節也。二子雍雍便見他。有父子之親矣。止宿肅客。便見他有朋友之信矣。只是欲潔其身。欠了君臣之義。在他是見得不可仕而

不仕。皇皇道左。亦是無益。非有意要絕君臣之義也。但自聖人視之。見他怱然無情。置斯世於度外。便是無君臣之義耳。若謂丈人真是無義。亂大倫之流。則亦不是。聖賢心事。○纔不仕。便無義。義自是兼去。就在此裏。面但仕。則見出這義。不仕。更見義。在那裏。若。貼然。仕。上看。君臣之義。則合下行義。只有箇仕了。宜乎世多忘義。徇祿而謬。托於君臣之義者。也。須知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之仕之字。只在君子心裏。說見君子欲仕之情。正所以行君臣之義。不然。則割去君臣一大倫矣。若認定出仕為行義。則聖人皇皇道左。亦何嘗出仕來。所以下緊接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知道不行。而又以仕為行。義此。即聖人憊憊斯世一段苦心。註於本文下。又補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六句。大有深意。虛齋反謂朱子說義字為偏。亦只認煞做官為仕。而不知道左皇皇之即仕也。○丈人未嘗仕也。孔子亦何嘗終仕來。然一則行君臣之義。而一則廢君臣之義矣。所辨者。只在這一點心。止上說。○丈人固是因于路拱立敬已。方感發其心。止

宿而見。二子。然非因此。乃知長幼之節也。長幼之節。自是他平。凡所有底。輔氏說亦微病。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同 呂晚村曰。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虞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辨 按逸者遺逸之意。民者無位之稱。七人中如虞仲之興。吳柳下之仕。魯不盡無位也。而皆以逸民概之。

可見逸字。是在他心裏。說故無論出處不一。而皆可謂之逸民也。聖人終身不得志。若以行事言之。亦與

逸民無異。但聖人之心。則不安於逸也。故論斷逸民之後。而自謂其異於是耳。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同林次崖曰夷齊不降志不辱身總是一事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蔡虛齋曰古史伯夷傳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黃氏曰抄曰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而旨義則過遷史遠矣愚謂不辱以去周言誠是蓋此章主逸民言也惟不怨專主讓國言則未可知新安以非其君不事為不降其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其身此不可曉大抵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也

辨按以柳下惠少連對看則彼為降志辱身而夷齊為不降志不辱身矣然以聖人中正之道言則夷齊固不降志辱身而聖人之中道亦何嘗降志辱身來須知兩其字最當着眼所不降者自是夷齊之志所

不辱者自是夷齊之身夷齊之志乃極高之志夷齊之身乃極潔之身絕不肯少有降辱不但與世之降辱者不同並與聖人中道之不降不辱亦不同故聖人以伯夷叔齊與一句咏嘆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同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

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
 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
 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
 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
 了。○蔡虛齋曰：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
 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
 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
 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
 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當乎
 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則有慮，
 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耳。○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
 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
 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
 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也 大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污君辱身
 也。按言行不在身志之外。中倫中慮亦不在降志辱
 身之外。言中倫行中慮是他降志辱身裏而骨子斯

字總承上文蒙引，單指中倫中慮非是。○言行是人
 一生大節。若不是降辱中之中倫中慮，則言合倫理
 行當人心，幾何而不為中正之道乎。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

清放言白廢，合乎道之權。

同 大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慶源輔氏曰：仲雍
 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
 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
 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
 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
 集註皆以合道釋之。○林次崖曰：隱居則行未必中
 慮矣。放言則言非中倫矣。然身中清，廢中權，則其隱

按論道之全體清和各有其持也却止合乎道之清經權各有其宜他却止合乎道之權是得道中清權之一端若只認中字謂其合道便似仲逸無往不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

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同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

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不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夷齊遜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吾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慶源輔氏曰：遜世離群，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于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制行，則固為高矣。隱若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污，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遜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上，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于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蔡虛齋曰：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不隱。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我初無可，亦無不

可。顧時義何如耳。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可不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任意較多，而夫子槩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顯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可分孰為可，孰為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在。安得無不可？魯既受女樂，決然是當去，又何以不去耶？若魯能却女樂而反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為孔子？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

異大全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

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辨按無可無不可只是心中不必定要如何而當可
便可當不可便不可已包在其中不必另補事自
可不可一層來雙峰分事未定之時已斷之後尤非
聖人是該自巳一生言不是以事未定之先言○常
解看我則異於是便似有貶抑逸民之意亦似有自
揚已志之意語意便不渾成且聖人亦不消與逸民
作較又何為附於其後乎惟困不得志人疑聖人行
事與逸民同恣聖人之心亦與逸民同矣故聖人自
明我異於是無可不可○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
中權都就行事可見者說而其心則固有所可有所
不可矣聖人仕則仕止則止久則久速則速是其行
事可見處而其心則固無所不可矣

○太師摯適齊

太師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
齊適楚便說中國不如夷狄適蔡便說文王之廟在
焉適秦便說周之故地之類必穿鑿一番最為可笑
當日去此適彼只是去亂之意非去此不仕而他國
又仕也亦非適者猶仕而入者乃不仕也蓋去亂之
志雖同而所適所入各異亦各從其便耳論者但當
原其志之同不
必究其事之實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
平日食晝食脯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
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
各異各有樂師○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有皆
令奏鍾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

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蔡虛齋曰：亞飯，謂掌亞飯之樂官，名不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子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曰：自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辨 按此章所記，經入人耳，魯之樂官，寧止於此，即夫子正樂而與師摯同時者，亦不止於此。今特就夫而適入者，記之，何必以無初飯為疑，即從朱子或問之說，亦可如齊氏謂孔子正樂而去其一，不知孔子但能正樂之音，與其篇章舞辭之節，豈有自改魯君僭竊之制，而魯君即從之之理。虛齋謂初飯或太師少師掌之，尤謬。太師自總其全，少師為之佐，豈有初飯無官，而以太師少師兼攝者哉。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辨 按樂各有司，今但記擊鼓播鼗之人，亦因其有去亂之賢，非魯司鼓鼗之外，更無司樂之人也。知此則愈無疑於初飯矣。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

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躡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圖 大全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有間，曰：有所稊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日。師襄子曰：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也。○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

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於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雙峯饒氏曰：賢者仕于伶官，已見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任。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蔡虛齋曰：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官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

興 勉齋黃氏曰：列此于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者，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

辨按或云少師佐樂磬以止樂故序於終此非也兩賢自以入海並序况大師自適齊少師自入海安得強合之而序於前耶○因聖人正樂而伶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則樂之正者卒不得而行此大師以下散之四方也乃虛齋遂謂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妄者用夫樂官自是魯君之樂官三家亦自有掌樂之人安有魯君之樂官而為三桓掌樂者乎若謂三桓自要用不當用之樂則彼自僭妄耳樂官豈能奈之何耶惟饒氏謂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者得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

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同大全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林次崖曰大臣不信用則怨故於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信用也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意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若有大故則棄之矣○呂晚村曰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亾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

仁傷恩之術耳。○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果 蔡虛齋曰。不必以親親敬故任賢用人立說。總要見得忠厚之意。

辨 按親自兼一本九族而言。不施自不外尊位重祿。歸好惡。然一味過厚。遂養成驕侈之風。其流反至於賊恩矣。故尊位重祿。中自有節制。自有差等。同好惡亦是同好惡之理。而非同好惡之私。全好保終而無賊恩之禍。方盡得不弛二字之義。○註補大臣非其人。則去之。一句最細。蓋非可以之賢。則他先當不得大臣之任。了便從而去之。在我既不失知人之明。而彼自絕倖進之路。若既有其位。便是可以了。而又不以則在彼。雖不必定懷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怨字雖屬大臣使字。却屬人主。在本文只重倚任大臣說。而辨別慎用意。已在其先矣。○聖人說話。

自四面周到。只說不弛。未嘗便過厚而長驕侈。只說不怨。不以未嘗便不擇賢而任用之。只說無大故。不棄未嘗有大故。而亦包荒。只說無求備。未嘗無其長而姑為取。可見忠厚都要當理。總不當理。便是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

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

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同 大全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因為異事。入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同 大全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日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誠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欠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微，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微。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

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異林次崖曰：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想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辨按可字亦只是儘可之意。但玩其字已矣。字子張語氣在贊美一邊耳。若謂子張以此盡士之全，而朱子以庶乎二字補其滲漏，則又非也。故范氏訓已為止。朱子謂其非子張之意。○人皆以致字思字為勉然用力語，故不足以盡士者非也。蓋雖見危致命而未必其為當致之命。雖見得思義而未必其能辨非義之義。奈雖思敬而未必無不盡之情。喪雖思哀而未必無不盡之禮。故儘為立身之大節，而未為士人之全量也。○西山謂死生之際惟義是狗，有不待思

而決。林次崖謂死生大事，若不想得無傷勇，見危致命，思不待言。愚謂終當主西山之說。蓋死生大事，唯恐傷勇者當決之於未危之先，非決之於既危之後也。如下路之死，孔悝召忽之死，子紇皆不能於其初擇人而事故。死時皆為傷勇。若既見危矣，此時只有致命一途，更無他說。如事君能致其身，只事君時已致之於他，非我之有此時而言。思必將苟且以偷生矣。

禎按義固要平日見得分明，到見有可得時，又須思量義是如何。此思字似可着力。若祭時便當敬，喪時便當哀，祭追遠祖，惟恐氣有所隔，真情不至，以思而致其敬，猶可說得。若親喪固所自盡，人豈有不哀待思而後哀之理。昔人有以思字作懷字看，言祭便懷着敬喪，便懷着哀，輕看思字自是。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眾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眾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眾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矧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程子之言雖若與經文小戾然子張以天資之美為言故以執德弘為主程子以進學之序為言故以信道篤為主也夫既非其資稟之本然而又信之不篤

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擴以至於弘哉范氏以為發強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反重於弘以有執德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未得者**語類**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己自信始得○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

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眾善之意者。○問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附大。全朱子曰。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德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言。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

同夫。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孑然

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蔡虛齋曰。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為已。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已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眾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為無。○林次崖曰。執德不弘。是指片善自

足。不以遠大自期待者言。小註子貢若只執貧而無
 謂富而無驕為不弘之說。初不然。今看亦是。信道不
 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
 又或以他念禱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
 不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呂晚村
 曰。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蔡虛齋曰。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
 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
 也。
辨按實有此理於已。方謂之德。執德不弘只是以小
 善自足之意。止與徒義崇德意相反。註所謂德孤言
 不能兼有衆善之謂非。謂人不與之以德而孤也。道
 是道理未得之於已者。信之肫篤。方能力求而實得
 之。若見得可以如此。可以不如如此。何能終有諸已。○
 二者之病。恒相因。朱子云。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
 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
 受。此因其執德不弘而信道亦不篤也。又云。弘而不
 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此因信

道不篤而弘非其所弘也。篤而不弘則確信其一說
 而或至於不通。此因執德不弘而篤非其所篤也。故
 二者又必相須。乃善少一件不得。○學曾問二者既
 要相須。而或問又謂子張以天資之善為言。故以執
 德弘為主。何也。曰。論為學次序。則必先信道而後能
 執德。且必由信道之篤而漸漬。拓充其德。以至於弘
 矣。今先言執德弘而後言信道篤。則是就合下量之
 廣狹而言。故曰天資之美。正如曾子士不可不弘毅
 一般。人若合下容受得少了。則信之雖篤。守之雖固
 能幾何哉。故須是合下有此廣大器量。有一得。不以
 自足。有十得。亦不以自滿。如此而又信之極。篤不足
 以移其志焉。則其成就夫豈小哉。弘本言其量。而曰
 執德。篤本言其守。而曰信道。子張却是交互夾說。在
 這裏。故朱子謂猶言弘毅相似。虛齋認煞執德以行
 言。信道以知言。而不知弘字以本來量之容受言。篤
 字以志之始終堅守言。故有信道篤非毅之說。不知
 纔說篤便。有沉着意思。便是毅也。於或問語類之說
 實未看得通徹。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始而拒之於終者尹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

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語類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

精義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二子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尹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汎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

同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之言善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

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蔡虛齋曰。賢如仁義。寔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其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矜不能為釋。上文之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張何故重複說。必各有攸當。○子夏之病。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此。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無破。○呂晚村曰。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上偏耳。○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非不然。子夏之與。以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此一也。○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參看否。

與

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

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

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小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

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大

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以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

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

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心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辨按朱子云。初學當如子夏之言。則子夏優於子張

可見。蓋子夏正對小子。而子張之言。則子張優於子夏

豈非驕等之病。但以子夏之不可為當拒。則又不然。

蓋必指不可為匪類。儉邪小人。不在衆與不能之數。

則可說得拒字。若將不可二字。放平看。則拒字亦太

峻。故朱子云。但亦疎之。拒則害交際之道。即子張衆

字。惟謹作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一種人。故說得容字

其實謂之曰衆。則匪類儉邪之大不可者。亦包在內。如

何。何。容得。所以朱子又云。於有大故者。亦不得存。絕也。可見朱子之解。精細微妙。無絲不人。固不得存。偏是偏非之見。○子夏為門人言之。雖狹而亦切。子

張之泛。如何行得。子夏之說。自優於子張。即以流弊言。如子夏說。不過妨交際之道。而無害於己之德業。如子張說。便不能於己無失矣。微着眼門人小子身上。則於交疵兩取之中。而二子之得失亦見。頑按君子雖造至成德。亦非於衆槩無分別者。今謂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己自混了。我之不賢。固是人將拒我。而不受我拒。然我既不賢。則人亦豈受我容。不持此也。不能亦豈受我矜。且賢亦烏知所尊。而善亦烏知所嘉哉。子張交友之量。可謂弘矣。然非門人之所當學也。○子張本自務外好高。但見危致命一章。皆士之大節。執德弘信。道篤之論。亦由寬弘而進之誠實。乃晚年學問有得之言。勉齋亦以過高為病。是執平日之人。而失今日之言。不將以人而廢言也耶。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自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

語類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

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行。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迥。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呂晚村曰：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不遠耶。○辨：此章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意小。道自當行於世。不可無。即不可無為之者。但君子志於遠大。則自不為之耳。○致遠恐泥遠字。恐只如大。字對上。小道小字而言。若說近處行得通。遠處行不通。恐農圃醫卜百工技藝到處都少不得。朱子云：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蓋謂道理只一端。道理若欲此一端。道理通到彼一端。道理則不能耳。恨於一偏。即所謂泥於近也。○語類明載：小道非異端。只是道理小之說。其復引漢文以黃老致治為小。道易行。不似聖道規模大之說。自非定論。為削去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語類

知其所能。檢校之意。○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

而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

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同大全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于此矣。○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以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蔡虛齋曰。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凡所謂好學者。皆知有進。進不自己之意。日知其所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林次崖曰。日知其所亡。非一日。故

下云月。○呂晚村曰。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辨按溫故。是只在故中尋求道理。自知得新底道理。乃融會貫通之妙。此却是既有日新之功。而所已能者。又唯恐或失。乃檢點用力之辭。如此。則所未得者。日進於有。而所已得者。更無所遺。非好學而何。終不好。此心便間斷了。如何能日新。如何能不失。○知只是會悟。考校無忘。只是檢點。記憶故所亡。所能皆兼之。行其所兩字。正是檢校處。乃已心所獨知。而非人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或問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

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

類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法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又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

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道理也。○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得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搥胸。人心裏只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磨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此越望遠。亦不是縱橫。徒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

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押營江。押營江便去到魚哺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曉得。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親。便推去。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去。御于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挨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取則堅者。殺攻堅則殺者。堅亦此意。○問博學

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又曰：只是就近推將去。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以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也，則餒在其中。耕非能

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說。○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大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

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而益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方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于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

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存、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存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不流于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非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蔡虛齋曰、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己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為也、細思、細思、○問易、泛思、易遠、人之常情也、自非篤實、為己者、不能切、問、近、思、○林次崖曰、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呂晚村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

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驚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興 蔡虛齋曰。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大抵以序言之。則先博學。次篤志。又次切問近思。耳。學字是對志問。思說中庸文。言皆然。難說提綱。知中庸文。言學字如何該得力。行字○林次崖曰。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取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呂晚村曰。心不外馳。與所有自熟。有兩義。今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子。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辨 按要。力行而為仁。必從學。思辨做工夫。未有不

先致知而能力行者也。故程子以為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而蒙引指致知亦所以為仁。其意蓋本諸此。但本文只說致知之事。便曰仁在其中。分明掉了力行一層。如何謂致知便是為仁。此時解謂在中。乃即此而在。非為此得彼之解者。真不通也。○朱子云。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此非謂為學是為學。為仁是為仁。有兩般工夫也。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時。方是辨是非。審善惡。尋求仁門路耳。何嘗為仁。來若為仁。須是把這已私克了。復還天理。持之以敬。推之以恕等項。纔是正說為仁之事。茲則全然未及。○學志問。思已是不閒着。這心了。學必博學。不肯叨求一兩件。便休。志必篤志。不是泛泛底。向去外面問。必切問。而必考其身心。致力之端。思必近思。而非索之。虛無幽玄之表。則此心如何會外馳。○是四件事。中間而字。又須合併看。○集註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是一截。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是一截。蓋能如此用功。只是要致知。以明理耳。非是要存心也。但能如此用功。此心自不外馳。然學志問。思稍有閒時。

則心亦便有外馳之時。所存猶未熟也。惟漸消去而
 月濡之以時日。理念漸漸精明。則欲念漸漸消去。而
 所存有不熟者乎。只看則字而字便知朱子之意矣。
 ○學曾問朱子謂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
 夫。此學與思對說也。又曰。只管泛泛底外面去博學
 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惟篤
 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提起博學而篤志切
 問近思。為博學裏面事也。陳新安謂博學先提其綱
 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意蓋本此。而虛齋非之。未
 知諸說以何為定。曰。論四件少一件。不得博學非泛
 淡。故又要篤志。志非徒篤。又要切問。問之於人。又要
 思之於己。此子夏所以必兼說在這裏。然如聖人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雖彼處學兼知行。此處博學單貼知。然學是習其事。
 思是求之心。徒博學有箇大規模。而不能近思。便無
 漸進處。此大槩兼內外面言之也。若細分之。則不博
 學更篤志。做甚麼且學既不博。則亦無可切問。而透
 思矣。此必以博學做規模。而篤志切問。近思又就博

學之內求之也。且博學而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
 求底心。是博學非篤志。則雖博亦無益矣。志既不篤
 又如何能切問近思。則切問近思亦惟篤志者能之。
 看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四者只是子
 夏所謂博學切問近思。而其實皆離不得篤志。則重
 篤志亦未始不可至篤志於博學之中。有疑不知辨
 問於人。既問不知思之於己。皆不得。則切問近思尤
 為吃緊。非此則志又徒篤也。如此見聖賢學問節節
 不可闕。而反覆顛倒皆相為用。不可執一以求之也。

○子夏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
 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或問范楊以學為重謝尹以致道為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

語類問集註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

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學成其事如閑坐打闕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

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

同大全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

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

○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

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

○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

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

○蔡虛齋曰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曰以成其事不曰學而已而曰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仇滄柱曰兩說相須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

無不致於道者。重看居肆為學。自是要旨。○學兼致
 知力行。即所謂博文約禮之序也。○學兼致
 按註前說本包後說。但朱子恐人畧過尹氏一層
 故又載之於後。以為相須始備耳。觀朱子釋尹氏之
 意。曰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居打闕過日子。學
 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又曰
 二說要合為一。不欲掩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
 文。愚意既曰百工。則事字自是現成。不有其事。如何
 謂之百工。既曰百工。則道字自是現成。不志於道。如
 何稱為君子。故百工未有不欲成其事者。必須居肆
 以成之。君子未有不欲致其道者。必須學以致之。如
 此重兩以字。則後說自包而於兩其字。亦有微會。曰
 其事。即百工之事也。曰其道。即君子之道也。非另有
 一事。而我去成之。另有其道。而我未致之也。如打闕
 過日。是不成事而止。是居之之心。不專學小道。自不
 在。君子一例。而中道而廢。亦只是學之志。不篤。故
 註中不遷異物。斷成其事矣。不奪外誘。斷致其道矣。
 意可包後說。在人善會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禎按亦有學而不致道者。故學又須致道。此似重致
 道矣。然其差處。究在學不在道。如知之必真。行之必
 力。此是學中事耳。而不足致道者。誰乎。故將學字。泛
 說則小道異端。皆學。須另補尹氏一層。見得又要致
 道。如五穀不熟。不如莢稗之意。若從君子內便看出
 其道。則君子之致其道。但須學以致之耳。又何煩另
 補。此陳定宇謂前說是子夏本意。觀兩以字。可見也。
 居肆以成之。學以致之。原指用功而言。方去成之。方
 去致之也。若如尹氏說。須
 改兩以字。為要字。必字。矣。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

重其過

或問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昔過今非者。殊無
 悔懼愧恥之意。似亦大輕易矣。侯說善發君子之意。

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為未盡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

精義謝曰吝于改過故必文能改則昔之所過而今非也何必文○侯曰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

恥過作非故必文
同大全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

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

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

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白昧

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

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

辨按小人文過之心但欲欺人耳何嘗以為自欺而

不知明知其為過而飾之非自欺而何憚改是文過

之根惟其以改過為難故只得掩飾遮蓋過去改過

庶可復於無過文過則於過之外又添了一箇自欺

之過了故曰重其過○緊要在必字上人亦有一

時不能認過者或強蓋之於一時而後亦漸知而悔

之此猶是常人非小人也小人過則必文文了又過

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終身在過內混日子單恃此掩蓋作活計耳此正與

開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是一般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

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

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也即之也溫若可得

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儼，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為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辨 按儼然自是貌，溫自是色，厲自是辭。三者原非混而為一，然貌莊時，色未嘗不和，色和時，言未嘗不厲。三者又一時俱備，非始如此，忽變而如彼也。三變原與君子無與，自有箇望之，即之聽其言之人在。○人望君子時，想不及君子之溫，人即君子時，想不及君子之厲，而望之則如此，即之又如此，聽之又如此，則以為君子變化莫測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

但感彼必以誠意乎。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蔡虛齋曰：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又如羅應奎、彈李賢一輩，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有如此者。如子產為政，初問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但君子立心切要，他信然其所以致信，非有所強也。誠意惻怛，而人自信之也。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呂晚村曰：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信不是信其所勞之事，是信其所以勞之之心。但說其事有利於民，即信其事。專為百姓起見，然到九役困苦處，或勞而無功，則怨讟必且興焉矣。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不得不勞之心，其纏綿愷惻，入人最深。此雖殺之而不怨也。何況勞乎。○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合上下兩邊說。單帖一面，固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

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用兩而後字，則信字已。按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明用兩而後字，則信字已。踞勞諫之先，至臨事之信，即含在勞諫兩字之內。蓋一信自可貫徹始終也。不但單貼臨時講信者，非即平日臨時並說在信字內者，亦非。○註云：誠意惻怛，而人信之，曰誠意。則已。是誠之形於意者，不指心之主宰者說。正指我之與人交接處說也。我之誠意，惻不徒必之於人，信於人矣。而人信之，是人亦信得我過此雖之至也。如此則人又信於我，此之謂誠意交孚時解。謂本文信字只指人信之誠意，惻怛是補一層者。尤謬。○未信則以為厲謗，已不可折。做兩截而以未信屬已之誠意，未至以為厲謗，屬人之未信之也。只未信二字，包有人已在內，以為厲謗原只在未信二字中。兩則字緊甚。○按信非徒為勞諫而設，即民不用勞，君不用諫，這信字無一時一事少得。推其極處，即未臨民事，君這

信底道理也無一時一事必得人只見子夏此章說勞說諫於是將信字貼煞勞諫不知信字道理大勞諫字道理小貼煞勞諫則信字植根已淺連勞諫都下濟事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語類

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

緣都是○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何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若

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直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量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每提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是不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可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

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闕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畧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

辨 抑此章自是子夏降一步說大德小德皆底於盡

善豈不是最上一等。若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猶無害耳。朱子謂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可也。又是進一步說。聖門諸賢有率其本性學問說話而自見其病者亦有自矯其本性學問之偏而矯之太過反見其病者。如子張才高意廣好為苟難尊賢容眾之論是率其本性學問而失之。若見危致命一節豈是張意思而以爲其可者自矯而失之也。子夏篤信謹守多務近小而不能遠大想其於小德惟謹難在大德上。故此章與賢賢章都是揀大底來說。然矯之太過故又生出病痛來。此以知人之分量不可掩也。閑以止物之出入綱常名教亦有一定範圍之則。如物之有闕也踰只是出於其外更無入範圍之中而失者。小德亦有一定之則。如物之闕或入或入猶之可也。出即踰矣。入字是帶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諸項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學 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蔡虛齋曰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子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亦據子游意耳子游之意蓋以大小分本末似為洒掃應對是末節正心誠意是大本云此大學末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辨 按子游既以洒掃應對進退為末則本字自指大學正心誠意可知諸家多謂小學大學可分先後不

可分本末非也正心誠意自是根本工夫洒掃應對進退自是支流餘事何不可言本末若以正心誠意對家國天下而言則正心誠意為本而家國天下又為末以萬殊之散見對天命之源頭而言則天命為本而萬殊之散見者又為末矣不可因圈外程子語而反疑本文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
 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
 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
 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
 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
 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
 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
 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
 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
 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
 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
 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或問

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

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
 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
 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
 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
 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
 亦難明耳。徐釋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
 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

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
 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
 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
 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
 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既以為理無大小
 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
 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
 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不鉅細
 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
 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
 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
 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
 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
 掃應對為末而無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
 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
 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
 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
 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

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
 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
 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
 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
 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
 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
 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
 即此便為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而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
 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灑掃一應對之不失
 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程子亦常以
 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
 謝氏之意而以為相反何也曰程子雖以理無大小
 為言然其意則以為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不盡
 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自致其大
 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
 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
 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為言而

謝氏以為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為區別。而謝氏乃以為曲直則一。子夏以唯聖人為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眾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

辭類 君子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某少時。都看不得。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

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人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又曰。程子曰。理無小人。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剝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問。程子曰。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使用做去。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

識理。洒掃應對未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個。是。未。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個。是。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人。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又。曰。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口。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開。子。規。聲。甚。切。今。纏。聞。子。規。啼。便。記。得。是。時。胡。泳。云。當。時。亦。不。能。問。泳。續。檢。尋。集。註。此。章。乃。是。程。子。諸。說。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雖。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一。大。統。會。當。時。必。大。有。所。省。所。恨。愚。闇。不。足。以。發。師。誨。耳。

○大至。雲峯胡氏曰。程子後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

末也。本之則無七字。○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

不可不辨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雲峯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正處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后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蔡虛齋曰：程子所謂理無大小者，大小以事言，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妙。○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者同。洒掃應

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亦是此理。○林次崖曰：灑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陳新安謂程子此說而謹獨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所說不同。看來不是。程子就理無大小上說，蓋示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上章所言慎獨一般。不曾說到小學處，不可以此來纏拽。○呂晚村曰：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甚謬。○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

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灑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

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寢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灑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講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蔡虛齋曰孰先傳孰後倦此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之何者則後而倦焉蓋以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大者有只可告以小者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若夫有始兼有終本末兼舉者其惟聖人乎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程子五條皆一條是然子夏本意後四條是破子游小視

了灑掃應對以稽其偏然此意子夏當時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剛性與天道矣○呂晚村曰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出來不許最家玩味略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

辨按人多將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三句為君子至公之心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四句為君子施教之序如此則上一箇君子之道作君子立教之心而下一箇君子之道作君子教人之序成兩樣矣於是蒙引遂有先後是活字不貼人之序成兩樣矣於是蒙引遂有先後是活字不貼本末之解而先傳中有可告以末亦有可告以本者矣豈知既是小子自當先教以末而後教以本故君子教人之道未嘗以末為先而傳之未嘗以本為後而倦教但小子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其類自有區別君子教之隨其分量焉可誣之此正以小子所造之淺止可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末不可遽教以正心誠意之本非謂小子所造有淺有深或可教以

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又或可教以正心誠意之本也故集註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一直接下並無心至公教有序兩層呂晚村謂上三句是體用一致教而不可缺下六句是序不可紊亦非也孰先傳孰後倦無兩層○或曰集註明云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則是淺者可告以未而深者亦可告以不矣孰先傳孰後倦何妨活看而子必謂小子所造之淺但可告以未耶曰集註於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之下接云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分明當教以近者小者乃為不誣小子之分量也況本文緊着有始有卒者其為聖人乎二句則小子但當從事於始而不遽語以卒亦明然矣○學曾問程子第一條謂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則孰先傳孰後倦二句即指教人有有序說矣第二條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似以形上為本與前註正心誠意為本不同一疑也又曰理無大小故君子

只在謹獨朱子謂此甚言小之不可忽而陳新安謂只是謹小事與大學中庸之謹獨不同其實謹獨獨字如何可當小字此又一疑也曰洒掃應對是事之形而上者是理洒掃應對是事之大小皆寓於其中故曰大形而上之理無論事之大小皆寓於其中故曰理無大小非以洒掃應對末而以形上之理為本也與朱子之意固不異矣惟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見無論大事小事皆理之所在君子隨事當理會便理會非揀大者謹之小者便不謹之也無大小皆要謹之於已故曰只在謹獨非謂小為獨而謹之也朱子語類自明或問此其言小之不可忽特甚言之耳非單指不忽于小也○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蓋精義入神不就是形上而特所以究夫形上之理也洒掃應對亦有形上之理其為事也精此末者粗而本者精也然洒掃應對之事造其極即以通夫正心誠意之妙是末之事未嘗無與於精而正心誠意之事極其

用亦不廢夫洒掃應對之用是本之事亦未嘗無與於粗則末之粗亦有精而本之精亦有粗也且理會得正心誠意固可得形上之理理會得灑掃應對亦可得形上之理則本末一致而精粗同貫也明得此則由小以進於大由末以求其本循序漸進而聖道乃可以有得矣

禎按有始有卒始只是末終只是本小子始其功於洒掃應對之末而卒其功於正心誠意之本聖人則合下生知安行本末兼備了不消由末而漸進於本也子游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本之則無如之何亦不是教小子舍了末事不做只從事於本是要子夏本末並進之意故子夏說有始又有卒一以貫之其唯聖人乎小子且當以序進時解悞看做聖人窮神達化者非本文正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

仕者益淡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或問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

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了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業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又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其欲修學先讀何書沈荅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雖是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

且如轎中亦可看册子。但不可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

附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

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蔡虛齋曰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下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列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達悅而後遠者來俱是言外意○新安說仕與學理同而事異處不是蓋學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求其志即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也事異亦不待新安所解

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林次崖曰：看來此章似專重在學上，本文二優字，二則字，俱不當平看。上優字乃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仕而優則學者謂退食之際，即以帝典王謨而考其今日施為之得失也。學而優則仕者，謂必待學之已成而後方可出以就仕也。○呂晚村曰：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按註中雖兩意互足，畢竟盡其事而後及其餘是正旨。資仕者深，驗學者廣，自是餘意總之。仕學到優極是難，只看仕不優而學，必至以學而廢仕之事。學不優而仕，必至以仕而壞學之事。故知優繼可學，正逼接仕之當盡職也。優繼可仕，正逼接學之當益勤也。至仕優又不可不學，學優又不可不仕，此固見不可不兼及。然資其仕者益深，則學仍為仕也。驗其學者益廣，則仕亦仍為學也。後說補一層，究只完得前

一層。○重讀優字，見集註前解之妙。急讀則字，見集註後解之妙。

積按次崖以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非也。俱各兼即字後字二義。至上優字，謂退食之暇，下優字，謂學業已成，此却是也。倘仕必職業既畢，將致仕而後學乎。倘學方有暇功而即仕，將未信而皆可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

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蔡虛齋曰：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微細。

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南軒張氏曰：喪致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按須知哀固是真情，禮固是儀節。然徒哀無益，則哀亦有以禮而行者。哀毀太過，則亦有禮以節之，而哀始當於理者。此喪必致其哀，而亦不可僅致其哀而止也。南軒不可過哀，已失子游之意。雙峯謂子游不是廢禮而徒事哀戚之人，與本文正相反。當以虛齋之說為定。○哀生於愛，而禮生於敬。故子游愛有餘而敬不足，哀有餘而禮不足，只是一箇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或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

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鮮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

○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直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按難能是美之之辭，故下用然而一轉，要之未仁，自是未仁，非即指他難能處為未仁也。行事未必盡皆難能，却好為難能耳。若未仁，却自該得大了他，既少誠實，惻怛則全體虛偽，雖不為難能也，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或問 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難與並為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也。以文意求之，蓋病其疎畧簡倨而於己無切憊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夫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同** 大至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憊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

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節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辨 按學者容貌豈不要端，真如君子不重則不威，故為學也要從外面扶豎起來，但有請內形諸外，則威儀為德行之符，不得徒以容貌之盛稱之矣。今但曰堂堂，則便見其務外自高，經務外自高，便不可並為仁。語氣一直下與前章有然而一轉者不同。○並為仁一並字，分明有不可輔張為仁。張亦不能輔人為仁。二意亦字是並字實跡，時解重不可輔張為仁一層者，乃謝楊之說。朱子已經闢之者，但朱子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亦非偏重不能輔人之仁。一層觀其謂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小異則可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辨 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教喻人之語也。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反此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心。天理所發見者。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又說個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呂

晚村曰：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為難。聖賢教人，却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不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為，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偽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終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辨** 按內注以自盡其極說，外註以當盡其極說，看本文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乃能自致，則是原就自然說。而乎字咏嘆不盡，則勉人當盡之意，已在其中。此饒氏所以以感動人發之也。○人之真情不能自已，惟不能自已，所以必盡其極。終已便不盡其極矣。晚村重致字看，似若有異義，而不知正與自字相足亦。

方與親喪閔切。不然則他事之真情自露者亦有之矣。不必親喪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茂。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不若此事之為難。

或問鄧氏十八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

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

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

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

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

語類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

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

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又以為是人

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味是。又不可以不

改。○人固有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

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存。不便處自行。不得

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

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

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

子便不如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

不為難能。

雙峯饒氏曰夫以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

辨按語類云人固有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

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意稍有不便處。自

行不得。夫雖有賢臣善政。而不用不行。固不可為孝

矣。乃亦既用之行之。稍拂私意。便自容不得。行不得。

者便。是從已私處較急。從父行處較緩。打破此關。非實心敬愛其親久而不忘者。不能此所以為難。○此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不同。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遽改。見其善於體親。雙峯說大悞。
穎按時解有謂獻子賢而忠於魯。莊子愛父即是愛君。盡孝即是維魯者。皆章外別意。不足從。至父臣不賢。父政不善。又以能改為孝。却是餘意。補一層看。不妨。○既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則雖屬可能。亦未嘗不是孝。但猶可能耳。只重形起下。難能來不重。貶他之可能上。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休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為說。亦非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范曰：得情而喜。為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咎繇明刑。亦哀矜之。况于失道之世。刑不教之民乎。故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不決。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哉。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

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陷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林次崖曰：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

辨按得情便喜，此能吏之所以酷也。故喜字只是哀矜對面，斷無哀矜而猶喜之理。只因人有喜其得情

在先，故曾子教其當哀矜而勿喜。此而字有一層無兩層也。得情人多說成敲打鉤致，似當不得其情，乃可不。知得情自職分當為，不得情如何。出入允當，但哀矜勿喜，乃仁人君子之用心耳。○原哀矜勿喜根由從上失其道來，只一箇哀矜心腸，便是刑期無刑之意，反失道者而不失，則民之散者亦可以無散也。此便是反身端本，政刑原於德禮之意，非徒以恤刑盡哀矜也。○看來不哀矜之病，又正坐在喜字上。蓋仁心亦人所同，有只為喜字中有誇才能邀寵位無限念頭，遂把仁心壞却耳。除得喜字根苗，則哀矜之心自生矣。

頑按情原不可不得，得情後亦非一向赦宥不問也。若必以得情者為嚴酷，則將以不得者為忠厚，可乎？哀矜勿喜，只重哀矜喜固不哀矜，世亦有勿喜而亦不哀矜者，只哀矜斷勿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同 大全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

異 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歸之乎？
辨 按不如是之甚，是字確有所指，恐子貢當日是有入指一兩事以言紂之不善，或至已甚，子貢方發此論，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但居下流則天下之惡

歸之耳。不然，只發人不可居下流，使天下之惡歸於已足矣，何必舉紂之不善不甚來說？○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不容離之意，在故下以是，以直接之。○不如是之甚，是就現在而論，定之以見眾惡之所必歸，非謂始不甚而日積月累，以至於甚也。南軒說另成異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或問 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格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尹氏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掩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掩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見之。

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為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同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

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絆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蔡虛齋曰：

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異大全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呂晚村曰：過字須先看得。姝日

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迥然也。

深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俱貼君子身上。說不必仍指日月之食上說。如日月之食，見一過必改之意，非無損於明之意。且月總食必復，其明君子

後過必更其失。若說君子有過不妨令人見，更子人皆仰，何損於其明？則君子無小心敬畏之忱。此朱子所以譏謝氏輕慢放肆而不復謹於其初也。○過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皆仰。畧帶日月意。○只為小人文過，所以說人皆見之。只為君子心本坦白，所以說人皆仰之。非謂君子有過時不妨令人見，能改時自然令人仰也。○若說日月不得不食，則君子不得不過。此說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之類。若謂平常君子之過都與人不同，是先代君子文過矣。晚村說大謬。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察。問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人大廟而舞。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又曰。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語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頌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

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
問大全雙峯饒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蔡虛齋曰。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指矣。况公孫朝之問。亦只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子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謨訓見于言語者。功烈見于事為者。禮樂文章見于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字。便要說到三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做古人名字說話。或說仲尼焉。學為仲尼何嘗學。如太宰夫子聖者與之意。蓋以下文而亦何常師之有。亦字為好說耳。不知公孫如此問。子貢何須非他。且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意思俱開泛了。○林次崖曰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大。是大節小。是小節。賢才德過人者。也不賢不是不好人。如小賢是也。○呂晚村曰。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

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傳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爲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惟道字。精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統雙峯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呂晚村曰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按公孫朝問仲尼何所從學這便所見低淺原不在聖人本源上論了蓋他只見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件件精通必有所從學而後能故以焉學為問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者言之蓋當日之所考究博通不外乎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而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大者自有賢者識之少者自有不賢者識之聖人安往而不得師若道之全體精微則聖人固無待於學而亦非賢者不賢者之所能識矣晚村以子貢答以無所師為本義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為旁義此却非也無所師學乃道之大本大原聖人之生知安行公孫朝不知問子貢亦何暇答惟因他以典故名物為有師故答以無所不師耳○有箇大者小者便是道之類者矣故曰謨訓功烈禮

樂文章此正聖人之生知而不廢好古敏求之功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類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

精義范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

同大全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

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按口中說子貢賢於仲尼便前此原有他人賢仲尼一段論在武叔意中便有仲尼不賢一段論在但寓毀仲尼於揚子貢之中未嘗明說仲尼不是耳故

知此章即
下章之根。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大全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按子貢要自道室家不好也不得要道他家如
何好也不得此自是他本分如此然牆不足以蔽家
家不足以蔽室人總窺見其好是到得窺見已自不
好矣又惟其窺見乃知其好則不消入門而後知其
好且入門而亦不過如此好矣窺見正就外人說對
下不得其門非自
誇有好可見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知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

語類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
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得人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
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
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
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
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

呂晚村曰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
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
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
夫子是司條梓

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出宮字與牆字折說。其理始明。○數句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逸卻裏面耳。正為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非按此不是子貢要賣弄他底好與人見。亦不是聖人要深藏其美。富不與人見。但室淺則牆必卑。宮廣則牆必高。人自見之。人自不見之。耳。牆視宮為轉移。宮不視牆為轉移。○語類顏子得入。曾子子貢得入。都就一貫之大本大原說。故謂七十子之徒無幾人得入也。愚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以有形迹者言。恐只言其美。高而未言及所以美富之本源也。若論人。闡奧之室。則七十子誠無幾人。若論得門。則七十子。恐非皆在門外者也。現成美富。想七十子也。尚見得。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人亦自有方。且如卽彌高。鑽彌堅。此是數句。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人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罕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非按得其門者或寡矣。是因武叔為世俗外人。故就世俗外人言之。非謂七十子之徒得門者亦寡也。○得其門。其字指孔子不得其門。正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矣。○陳新安謂武叔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此亦是就子貢抵裏處說。若外面好處。目是人。人窺見得。一窺便見子貢。只不欲與武叔深言之耳。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

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

之分量妄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

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

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

矣。王觀濤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

尼說不帶在丘陵與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采此

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按無以為也。是謗武叔無以毀為仲尼不可毀也

方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人快看做武叔不可

毀仲尼矣他人之賢者五句正言仲尼之不可毀只

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正見無以為也武

叔說○日月本至明之物而集註但言喻其至高者

以與丘陵對說而又有兩踰字也陳新安謂何損於

明自非本意○可踰不可踰自帶丘陵日月說不然

如何却下箇踰字何傷於日月分明亦是借喻語蓋

本文原自正喻夾帶指點也觀濤說亦非是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按為恭內有二意一是見師自當推遜故推遜之

而不為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為推遜故推遜之而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責子禽不謹言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辨按知是明於事理不知是昏暗窒塞一言當理便為知一言不當理便為不知勉齋善字似不如下當理字為確以為以字不要着力只一言便為知一言便為不知非一言出人以他為知人以他為不知也若困人以他為知而後謹言則慎言但欲博知者之名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精義楊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

不可階而升者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呂晚村曰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知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辨按之字也字全是指點之神因子禽不知夫子之不可及故以天不可階升借觀之階有等級學問亦有等級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升集注大可為是說大以前皆可為只化便不可為這與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說聽其自化又不同孔子合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可等無途之可至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萬古無升天之理則亦萬古無及夫子之理即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語類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便是動而和處

附大金朱子曰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自恁地

同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

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

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
 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
 言如之何其可及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
 之道猶天然天固有日者所共覩夫之所以為天則
 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
 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蔡虛齋曰聖人神化化
 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
 彼是大而化之化○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范氏
 謂生則天下歌誦亦好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此
 句直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該了故
 榮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
 辨按上節不可及自是德此節不可及自是業上節
 不可階升自是德之神化此節斯立斯行斯來斯祀
 自是業之神化但有德自有業似可說上節不說下
 節只為德之神化難見而業之神化其景象猶可想
 見之故舉得那家來說如之何其可及也雖收本節
 而却帶轉上節正欲子禽因業之神化不可及而想
 其德之神化不可及也○或謂生榮死哀是說聖人

四
 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足榮聖人
 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如太陽一沒天地
 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愚謂此說自不
 可從其生其死兩其字自指聖人榮之聖人哀之不
 哀聖人也若說天下自榮自哀或者聖人在位萬物
 自有向榮之理若聖人方死其深仁厚澤必有以開
 子孫而被後世者何至一死而即不立不行不來不
 和遂成慘闇愁苦之狀耶

論語卷之十九終

知利害則為小人乃分別頭路之

書時語惡末必然况此章無孔子曰字或記者錯綜
 而後之及孔子之言而門人語之皆未可知其記于
 張問政一章亦以五美四惡法戒昭然而五美之中
 亦心持身以及行政內外精粗無不畢具其體用之
 全故以繼堯曰之後耳其以知命一章終篇者以論

緊處也。其學問之中，則必恭敬辭遜，以為之本。而又
有威儀度數之詳，乃能卓然堅定，而不為外物所搖
奪矣。其學問之終，則不惟有以自立，而又必有以知
人之是非邪正，而後可以知明處當，而無誤於天下
之事矣。雖知言由於窮理，似格致之學，聖門所先，不
在既立之後，而窮其用則必極於知人，而止。故後及
之，勿軒專以學為君子立
說，猶不足以盡此章之意。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
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或問

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

治歷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歷數有歸而言，
則又若後世識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
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
之歲，以日月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
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
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范氏蓋避此而遷就
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人
君之事，豈特治歷明時之一端而已哉。○曰執中之
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備矣。蓋聖
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
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
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
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
豈專以鬼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
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而觀，則
三家之失，亦可見矣。

精義

伊川曰允執其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

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子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蔡虛齋曰堯曰咨嗟嘆聲也爾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其德當天心也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存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按書堯命舜曰爾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傳云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受終

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未就受其位也自是齊七政徧羣祀觀四岳羣牧巡狩封山濬川象刑四罪二十八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耳及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正月元日然後舜格於文祖此時始登天子位正與孟子合但無孟子則書經恐後人亦看錯了方見孟子看書看得精到便如此了斷得明白讀堯曰者當如此

異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使有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替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

辨按允執其中朱子謂聖人之道時止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又曰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觀此則舜之命禹有惟精惟一在知上則精是執兩意思執中是用中意思精一在知上說執

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足。辨按亦以命禹見舜之所以命禹者，亦不知乎允執厥中之意之外，非謂必不增減一字也。如今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就中之源頭處，一分辨，惟精惟一，所以能執中之功夫，合來只成得一箇允執厥中而已。豈得謂添上三句，便不是本文。亦字意思，蒙引之說甚拙。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王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

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大全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騶，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雙峯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蔡虛齋曰：禹

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據湯誥。湯既有天下。乃作誥以告諸侯。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後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脩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林次崖曰。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已。○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願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

按通節皆湯既有天下而告諸侯之辭。但細分之。則簡在帝心以上。乃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朕躬有罪。四句。則又自言以告諸侯之辭也。南軒通謂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則非矣。○有罪不敢赦者。以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天不赦則已。亦不敢赦也。帝臣不敢赦者。以天不赦則已。亦不敢赦也。皆對天而言。故以簡在帝心一句。摠說如何知桀之罪為天所不赦。帝臣為天所不赦。則以天者理而已。○語類善與罪。天皆知之。便以簡在帝心一句。承上有罪。帝臣二句。我之有罪也。在帝心。我字當是爾字之誤。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同蔡虛齋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

異大全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林文岸曰大賚四海決是均沾天下無告之窮民其間善人自有分別決然不混與眾人一般若只及善人則窮民之無告聖人獨能憇然耶決不如此
辨按本文分明說善人是富今必說均沾天下無告之窮民是要與論語反况武成篇原有大賚於四海之文論語獨言所富者皆善人豈無所見愚意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紂之儲積雖多恐不足以均沾四海之廣且亦無不遠千萬里而轉輸財粟以博一日恩膏之理乃知大賚四海特武成之侈其辭而善人是富則論語之微其實也惟錫予善人方見與朝定鼎賞善懲惡是整人心厚風俗第一件事若徒以施惠收拾人心猶後世之權術耳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經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同大全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蔡虛齋曰言至親宜可得力而反畔之我許多仁人豈必皆至親哉書傳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然則其至親皆不賢者若是賢亦不為紂所用雖用亦在散地不可得力今既不可得力非離心離德而何此是武王誓師據人事有必克之理也

辨按誓師而較及親與仁之不敵。與湯之敬承天命。兢兢業不敢自信者。稍異矣。百姓有過二句。則亦朕躬有罪。四句之意耳。○學曾問湯有罪不敢赦。三句。是請命于天。故有敬謹不敢自信之意。武王雖有周親二句。是誓師以對衆人。故據人事以見有必勝之理。日雖是如此。但纔說如不如便是比較長短。要鼓勵人心。向前去了。若紂改過自新。未知武王更止得否。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同大企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千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

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謹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蔡虛齋曰。脩廢官者。以其官之廢而不舉。故從而舉之也。脩字照廢字言。不是脩削之脩。

歸心。蔡虛齋曰。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隳墜。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是反商之舊也。○呂晚村曰。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辨**按權量之謹。法度之審。廢官之脩。雖也是政。却是政之大綱。所以推行四方之政之本也。蓋上之取下。

下之供上與凡士民之所交易。皆靠權量於此不謹。雖有寡取之政而多取矣。雖有薄賦之政而浸漁矣。雖有平市價之政而強豪欺詐矣。禮以齊之樂以和之。制度以畫一之。皆靠法度於此不審。則雖有刑罰之加。號令之設。而民無和順之心。無奢儉之等矣。行法惟人非官。何以任事。倘廢而不脩。則雖有許多政。亦將叢脞而無與理矣。故惟此三者舉而後四方之政可行也。故謂四方之政在三者之外不得。即謂就三者等類而推之。亦非是。○蒙引謂武王皆是反商之舊。須知商之舊政日非。武王有不得。不反之勢。非故反商以邀天下之心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類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大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政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

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

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

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

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

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

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

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

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

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

而德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

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蔡虛齋曰興滅

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還作二

頃如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墜絕者。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與滅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說泛了。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蓋本文是敘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呂晚村曰。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

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按滅國自是有人。無土不然。何自而興之也。絕世自是有土。無人故更立旁支以繼之。蒙引說是。○書曰。式商容之間。而禮記又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想是武王當日既式其間。以示重道崇德之典。或商容不肯事周。又使人論以天命人心之所在。不行而委曲以勸駕。故曰行商容而復其位也。○三者只是一箇公心。所謂與民同好惡者。天下之民歸心。非因興滅繼絕而不忘先朝。非因舉逸民而得賢以蒙福庇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同大全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蔡虛齋曰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

辨按食是養分上事喪祭是教分上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惟仁孝又是根本于民分上尤切故論語獨舉食喪祭以為言或曰何不重孝弟說曰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猶盡愛敬之誠而况父子兄弟之間乎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

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

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

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

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語類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

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精義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

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

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自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朱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新安陳氏

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蔡虛齋曰。寬則得眾。四者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箇中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似論語述此。有箇骨子。一般設使湯武生在前。堯舜生在此。論語據其時而述其事。又將以何為貫耶。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湯武所行者為非中耶。亦不可立。咨命誓師為主張。蓋誓師二字。自該不去。故楊氏又着箇與凡施諸政事者一句。○呂晚村曰。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後。遂著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辨。按寬信敏公。固是凡帝王之道。都如此。然帝是帝。底分量。王是王。底分量。不得而強同。但其為寬信敏公。則一也。○古來無窄狹底帝王。無詐偽底帝王。無怠惰私小底帝王。故泛言帝王之道。斷不出此。若五

霸以後。雖不真。盡得寬信敏公。亦必假寬信敏公以濟事。嗚呼。豈非氣運之變歟。○朱子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觀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這箇道理。觀此則通章不外一箇中字。分明可見。蓋中字。占得大了。况聖人傳授心法。一部中庸。只發明這箇字義。子勉齋雲峰新安雙峰其說無不如此。與他處強拏一字貫串通章者自不同。虛齋懲於時文牽紐之病而斥之。亦未細就道理之大小而審之耳。後人耳食去一弊而又生一弊矣。○新安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二語畢竟未穩。只是當寬而寬。當敏而敏。便是中。若信公則自無不當信公之理。只信之內。有恰好之義。公之內。既無私而又當理。便是中。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或問五美之說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胡氏曰在人上者大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

不安。而何驕之有。又曰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

語類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

精義謝曰惠而不免於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者。何費之有。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

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蔡虛齋曰。擇可勞而勞。不但播穀乘屋。大凡不得已。而鑿池築城。行師禦寇。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之所可勞。便是。何必指定播穀乘屋言。况孟子此句註亦曰。如播穀乘屋之類。如字類字。包得廣。○無眾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正衣冠。尊瞻視。非有意於令人畏也。然儼然人望而自畏之。此所以為威不猛。○呂晚村曰。若說君子自然無為。不是關葺。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

之問。濶。灑。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無。敢。慢。而。後。眾。寡。大。小。之。分。各。正。非。抹。煞。眾。寡。大。小。也。○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是。仁。治。已。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按。此。從。政。與。前。從。政。而。為。大。夫。不。同。從。政。只。如。為。政。○所。利。自。是。現。成。因。字。却。不。是。堯。成。中。間。隨。天。時。地。利。人。事。之。所。宜。有。多。少。區。畫。在。連。盡。人。性。盡。物。性。都。該。在。裏。面。因。民。之。所。利。須。是。知。之。明。而。利。之。便。是。處。之。當。○可。勞。而。勞。固。不。以。一。已。之。奉。勞。吾。民。不。以。得。已。之。役。勞。吾。民。然。雖。小。民。之。事。與。不。得。已。之。役。其。中。亦。有。可。不。可。者。在。儲。同。人。文。云。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靡。日。不。脩。城。郭。津。梁。浹。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繼。需。之。歲。暮。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教。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如。此。看。擇。可。意。甚。該。括。但。擇。

人。一。條。非。以。教。秀。民。集。父。老。為。勞。蓋。學。校。以。教。秀。民。則。不。得。勞。之。以。營。築。讀。法。以。集。父。老。則。不。得。勞。之。以。軍。旅。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憚。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亦。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不。在。事。上。較。量。而。在。道。理。上。較。量。尤。為。入。細。○欲。仁。得。仁。語。類。明。云。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或。問。又。善。胡。氏。之。說。蒙。引。必。欲。在。應。事。接。物。上。說。方。見。切。於。從。政。殊。不。知。治。已。乃。治。人。之。本。豈。有。得。吾。心。固。有。之。仁。而。應。事。接。物。猶。不。能。無。私。當。理。者。乎。得。吾。心。一。也。時。解。又。為。圓。通。之。說。謂。此。仁。字。指。愛。之。理。兼。有。教。養。政。事。不。知。愛。之。理。豈。離。却。心。之。德。纔。說。用。則。體。在。纔。說。體。則。用。在。另。說。兼。教。養。政。事。已。成。兩。截。○若。說。問。政。不。應。或。說。心。德。則。下。泰。而。不。驕。是。君。子。心。上。若。事。威。而。不。猛。是。君。子。身。上。事。却。於。問。政。及。之。又。何。也。須。知。五。美。欲。仁。是。君。子。身。上。事。却。於。問。政。及。之。又。何。也。於。內。正。衣。冠。尊。瞻。視。是。恭。於。外。內。外。無。非。誠。也。五。美。近。譬。堂。

中只兩條言政。下三條都是君子吧。身事正。是本末。精粗無不該舉。天德王道合而為一者也。○只一因利而利。王政畢舉矣。然亦無只利而不勞之事。故又抽出勞之一條言之。然亦擇可勞而勞。更誰有怨。則仍不失其為因利而利也。學曾疑五者平說如此。似有偏重。曰五件雖平列其中。重輕精粗自是不等。強此而同一則。又非矣。因利而利。該得來大了。無時無事不要如此。勞則不過是偶然事。○無眾寡三句。要一氣讀。上兩無字。須歸併到下一無字。方見君子之敬。純一不雜。敬中自有之。泰如何有驕而不驕。而字縮歸泰字。有一層無兩層也。○須知眾大是眾大。分量寡小是寡小。分量無字不是一概抹却。以平等為無慢也。如此則。是苟且輕忽極矣。○因分各給。而使人人。事自得其當然之理。此所以恭而能安。故泰自不泰。自不驕。又須知眾大亦可知。易為寡小。亦可知。易為眾大。纔有眾大。寡小之見。便疎於寡小。而人有所不及。傍事有所不及。料矣。惟知情有互易。而使人人。事事共得此當然之理。此所以恭而能安。故泰自不驕。兼此兩層正妙。○正衣冠尊瞻視之下。必着儼然兩字。正見由內而形於外。恭裏面有誠字。在人望而畏之。不是有意要人畏。只人望便畏之。此又即外以驗其中也。若將正衣冠尊瞻視寫成空鼓子。則子張長於威儀。夫子不應以水濟水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

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利恐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或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警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

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

語類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

此一惡此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個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好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致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同大舍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之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

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合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異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辨按不教而殺。此是罪當殺者。但不曾教之而犯殺之罪。是小民無知而入於罪。還當存寬仁意思。今便殺之。已是虐。若罪不至殺。但不教而鞭笞之。桎梏之。難道遂不謂之虐。○視成是不可。然則作事聽其無成。可乎。事上。勉齋謂視成亦不可。然則作事聽其無成。可乎。事

有緊要。即致期。亦或有之。若慢令致期。則有心。惱害之矣。概謂致期為不可。亦未細。○虐暴賊聖人分說。做節樣了。其實未有虐而不暴。虐暴而不賊。聖人分說。酷不仁。豈止不教而殺。卒遽無漸。豈止不戒。視成陰賊切害。豈止慢令致期。他必事事都是如此。至暴尙無心。賊由有意。雲峰謂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亦不然也。○出納不止。用財故計。引項羽當封事。語類謂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遲疑不決底意思。其引唐藩鎮之事亦然。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語類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漢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

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龐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附大全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個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在同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其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雲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

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快脚。○呂晚村曰。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為之事。在更存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為君子。○劉大山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當與孟子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參看此命字。雖單指氣數。然君子知命之學。直從氣數之命。透到天理之命。則知命乃精。如小而富貴貧賤。大而死生。此一定之命。天下有君子而富者。貴者。生者。亦有君子而貧者。賤者。死者。命一定。則當盡其在已。不必責望於天。若為善而有微俸。求福之心。一不獲福。則謂為善無益。此不知命之過也。知命則一切富貴貧賤死生。都置之度外。而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為君子者。兩不關涉。則命之說。不足以動之。而為善之心。堅矣。又如西銘註。言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乎我。而使我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乎我。而使我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

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如此則人凡遇命之富貴福澤。貧賤憂戚。萬有不齊。皆人之使我為君子。而非使我為小人也。故孟子言順受其正。而必以盡其道為順。受脩身以俟之。能盡其道者也。如此則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為君子者。正兩相成就。無往而不當為君子。

非按此節。方就趨向之始言。無以為君子。要重看為字。欲為君子。必自知命始。蓋此方是分別君子小人。途路纔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冀倖心腸。如何為得君子。故必知得利害。不必趨避。則只存道理。如何為得君子。故必知得利害。不必趨避。則只存道理。如何為得君子。故必知得利害。不必趨避。則只存道理。

至知命方能安命。立命都是後一層推論。時解多將安命立命混在知字之中。已看做極盡頭學問。竟成德之君子。方能知命。殊失本旨。見害不避。見利不趨。只是不為利害所播奪。便了。若謂知害之中。又有利利之中。又有有害。便是計較利害矣。豈非精於趨避之小人乎。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便是有倖心。見

利不趨。而亦不能勇。善我。見害不避。而亦不能成仁。便是有諉心。大山發明其說。謂氣數之命。與我之所以為君子者。兩不相涉。則命之說。不足以動之。此只說了一邊。其實富貴貧賤死生。能置之度外者。正以信得及。知其命之一定不移。而無容趨避也。即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乎我。而使我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乎我。而使我之所志也。篤一。段意思。雖本西銘。如孟子必先苦心志。章語說。然愚謂此。世以人承天命者。言耳。若必謂天子以富貴福澤。即是使之輕於從善。何不使天下皆輕於從善。而與以富貴福澤乎。若必謂天與以貧賤憂戚。即是使之篤志於善。何不使天下皆篤志於善。而予以貧賤憂戚乎。即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空身。行皆拂亂。亦只看你能動忍。增益否耳。不然苦勞餓空。拂亂者。亦多矣。何不皆降以大任。耶。故知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不過氣化不齊。適然如此。蓋天一落子形。氣他。便也。存偏子天。亦不得而強齊之也。可見天本無心。隨人所遇。稟賦時適。遇氣化好。便富貴福澤。適遇氣化薄。便貧賤憂戚。

只看你承受之如何耳。不以富貴福澤而自淫，不以貧賤憂戚而自棄，正是吾儒立定脚跟處。敢為西銘更進一解。天賦我以仁義禮知之德，我自當全之。以成其為君子。原不為富貴貧賤之遭，皆當如此用心。為君子也。但人即遇富貴貧賤之遭，皆當如此用心。耳。然見利不趨，見害不避，當下只是知得義利之辨。惟義是從，而利害不顧，却非為如此。則從善輕如此，則為志篤也。西銘又自別義。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或問謝氏以知禮為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

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辨按禮雖只說知立，却不止是知上事。不知禮則無以立，是推原所以能立，必由於知禮。故知禮是前層，至耳目所加，手足所措，不對於恭敬辭遜之本，與威儀度數之詳，則立字尚有持潛工夫，不僅靠知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

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南軒張氏曰：

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俸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進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存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是故君子之事備。○蔡虛齋曰。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泛知他言。

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且其所說。都就誠淫邪遁一邊。此則虛說。亦只槩說人言。○或以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爲君子之君子。亦不同。

○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二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二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淡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淡玩潛心焉。

命却無從為得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知禮却
 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知
 人。這都是舉吃緊關切者言之。○此二句似與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章微別。患不知人。對不患
 人之不已。知而言。常下不能知人。便是自己不能窮
 理。格物於為己之學。有缺不必說。到不知人之後。有
 害於己之從違也。此章有無以為君子。與無以立句
 在前。則是既知命。可以為君子。既知禮。可以立。猶不
 可不知人之邪正。而誤於從違。則似窮理意。已在知
 命。知禮裏面。反不重。而重在能立之後。又當知人也。
 ○本章三箇知字。似當重知說。然非徒知而已。則亦
 不必重知也。但三知字。細看亦自有淺深。知命是纔
 知得義利之界。如聖人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
 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都是為中下人說法。故此知
 字。淺集註所以單就趨避上說也。知禮則是於道理
 分上。知得天理節文。人事儀則。做來方有規矩準繩
 之可守。這已是學問中半截事。若知言由於窮理。雖

知命知禮。亦不在窮理之外。但知言却非到窮理之
 精處。不能蓋人之言語萬狀。變化千端。至知言之得
 失。便知人之邪正。即未見本。此豈易事。故此知字。自
 溪須見三節。一層進。一層意。尹註知斯三者。則君
 子之事備。大概見君子學問之全功。若必標出君子
 二字。謂與學而篇之君子相應。至諸家紛紛牽紐。殊
 為多事。虛齋三平之說。極是。

